

四时更变化, 岁暮一丝、青蒜, 吃在嘴里, 丰腴何速。四季流转, 转眼大雪。门前柿树上黄叶, 寥寥无几, 飘来落去, 犹如一首《忆秦娥》, 并非唐诗, 是宋词。宋词的格局, 较唐诗小, 长句连短句, 仄仄平平, 抑扬顿挫, 确乎是关于冬日的声声断断。风中黄叶, 并非字字锦, 仿佛岁暮无依的孤单凋零。

大雪

小雪腌菜, 大雪腌肉。寒冬天生就是用来腌制咸味的。一堆鸽蛋般大小的圆白萝卜, 用线串起, 晒制萝卜干。做这份活, 机械无聊, 最好有音乐陪伴。要将巴赫一部冗长的《英国组曲》听完, 才能将所有小萝卜串好, 是惊人的耐心。手工活越做越少了, 长夜里, 织一件毛衣打一双手套, 缝一床被褥……都是久远的事情了。

黄河以北地区, 早已大面积飘雪。雪花落在鱼鳞瓦, 落在枯草地, 落在荒坡, 黑白分明, 不注意, 以为是隔夜的一场霜。霜这个特别凉薄的东西, 直如世态人心, 禁不起拿捏。所有北窗封起来, 桌上炉火正温, 栗炭正红, 锅里炖了羊肉, 袅袅炊烟中, 添些粉

白果进去。咕噜咕噜一锅好汤里, 涮几片冬笋, 炖一块豆腐, 烫半斤白菜, 鲜甜甘美。民谣有: 白菜不如白菜。画僧牧溪喜画白菜, 题款总是“待客一味”四字, 一如冬日, 沉静又平凡, 有一直过到老笃定在。

冬天还可用来做些什么呢? 无非喝杯酒, 谈天, 聊聊文学也好。实则, 并未有什么可以促膝深谈。一二知己, 下盘棋更好。屋外雪正紧, 屋内人在长考, 修身, 静心。

大雪之后, 白日更短了。五点半光景, 斜阳西坠, 如若一个燃烧未尽的球体, 悬浮于西天, 瞬间没入地平线, 人世一忽儿暗下来。长夜是一条流淌的大河, 河岸有一些树和零星的人们。

寂寥小雪闲中过, 斑駁轻霜鬓上加。算得流年无奈处, 莫将诗酒祝苍华。

徐铉诗好, 点出冬日的闲, 衬出流年的无奈。人忙碌时, 无暇惆怅烦恼。一旦闲下来, 才会关注内心的需求。作为一个典型的闲人, 我主要把冬天用来读书。有一夜, 看一位作者

写马勒, 惊心动魄, 好比古人说的“点划万态, 骨体千姿”。好文章是一行行书法, 令人沉醉忘我。好文章, 也是漫天雪地里走来的, 浑身挥不去的清冽, 北风萧萧寒彻, 是“阴影覆盖下的小溪”静静流淌……

古典乐, 在冬天是绕不过去的。最喜欢靠在家里暖气片上, 听圣桑《天鹅》, 舒曼《童年即景》, 柴可夫斯基《四季》,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屋外, 触目皆静, 苍灰的天上不见鸟影, 颓唐与勃发交织的音符, 默片一样冗长。假若用四季比喻音乐——流行乐是春天, 处处草长莺飞花团锦簇, 直接予人感官刺激; 夏季是歌剧, 一首咏叹调唱下来, 大汗淋漓, 元气大伤, 需要歇至秋尽了; 古典乐则是永恒的冬季, 白雪皑皑, 寒风凛冽, 暗流涌动。这样的季节, 一开始你怎能喜欢呢? 非得等到一定的年岁, 方能融入。贝多芬有一首《A大调大提琴奏鸣曲》, 久石让版本, 反复听了多年。因为唯一, 所以懂得。

听贝多芬, 就是将一个人关在冬天的屋子里煮茶, 茶叶在紫砂壶里重新复活, 沁出异香, 一遍又一遍。但凡在人世苦难深重的音乐家, 最后给予人类的, 大多是精神上的微甜。

似换, 几乎每一部电影, 都会出现一个, 但最后总没有完美的结局, 不是关键时逃避、畏首畏尾, 甩了别人, 就是被对方甩。虽然他总是离家出走, 但内心却一直希望妹妹樱花幸福: “总有一天, 会让妹妹快乐, 为成为一条真正的汉子而努力拼搏; 掉进下水道也能生根的我, 总有一天会与莲花同乐, 再大的苦恼, 哥也会吞下肚。”

导演山田洋次擅拍家庭片, 这部影片开始的时候, 满男的女儿已上高中, 妻子去世六年, 在做完妻子的法事后, 家里人都劝满男再婚, 连女儿都这样认为。其实, 满男内心还是忘不了初恋女友小泉。成为作家的满男, 在小说发售现场, 突然遇到从欧洲短暂返回日本的小泉, 两人虽仍有爱意, 但最终还是没有牵手。他们的相遇, 让满男想起了旧日时光, 不仅是他和小泉曾经的爱, 还有舅舅寅次郎, 他的音容笑貌, 他有意无意的指导,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满男的生活。

所有寅次郎的片段, 在闪回镜头里重现: 他撮合了满男父母的婚姻; 满男小时候, 父亲不能去学校观看运动会, 他自告奋勇地替代; 他会用朴实的回答, 告诉满男, 人为什么活着: “你一定会很多次感到, 生而为人真是太好了, 人就是为此而活着。”在满男和小泉的恋爱上, 他直言不讳: “接吻了吗? 在黑漆漆的地方牵手了吗? 如喜欢她, 就要用态度告诉她, 抱紧她, 说我爱你。”我们和满男一起, 再一次看到寅次郎坐火车远游, 看到他和女人(爱他的或他爱的)之间无果而终的爱情片段, 看到他为了自尊而大发雷霆的场景……

满男经历了这件事, 答应出版社编辑再写一本新书, 他在电脑上, 写下: “欢迎回来, 寅次郎。”合成镜头里, 早已远去的舅舅, 站在他的背后叫他: “遇到难事的时候, 就对着风大声喊我的名字, 不管我在哪里, 我都会飞奔到你身边。”想到湿美清还能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再也不觉得伤感了。



山居图 (中国画) 吴正扬

山居图

(中国画)

吴正扬

浦熙修是位名记者, 先后服务于南京《新民报》和重庆《新民报》。

1936年秋冬, 浦熙修阴差阳错地被推荐到南京《新民报》, 做发行和广告工作。有一次, 中山陵纪念馆有个女子学术活动, 临时派不出记者, 老板陈铭德就派了她去, 结果浦熙修写出令人满意的稿子, 从此开始了记者生涯, 是为《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抗战爆发后, 《新民报》撤到重庆, 浦熙修1939年春辗转逃难至此, 加入重庆《新民报》, 逐渐大展身手。

浦熙修在擅长社会新闻的《新民报》里, 如鱼得水。最著名的莫过于她把两条不相干的短小新闻放在一起(1943年3月3日), 惹恼了权贵, 致《新民报》差一点被封门。一条新闻说,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女公子赴美结婚, 嫁妆皆由财政部妇女工作队代制, 其绣花旗袍、湘绣百子图被面等不幸污有水渍, 现正由妇工队数十人日夜赶工重制后, 再行运美; 另一条新闻说, 女公务员因为生活困难, 推选代表向孔祥熙请愿, 要求增加平价米, 孔祥熙以“困难时期, 应该刻苦自励, 不可要求过奢”予以拒绝。浦熙修把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 编辑的两个标题分别是: “孔大小姐 赴美结婚”“女公务员为米请愿 孔副院长予以拒绝”。事后, 报纸被逼承认并检讨“失实”, 才躲过一劫。

浦熙修的记者生涯随着抗战一起成长。国民参政会是抗战中产生的, 又称“临时国会”, 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有参加。浦熙修接手报道后, 秉承《新民报》原先风格, 不报道冗长的提案和发言, 以旁听记的形式, 撷取会场中有意味的镜头或精彩言辞, 作短小精悍的记录和描述, 编辑再配以醒目标题, 相当好看。比如1944年9月10日那条: “黄炎培每言必究贪污, 谓县长过去吃黑(烟), 今日吃白(粮)”“官声愈好, 民生愈苦”。

久石让的琴声, 有拯救感。久石让这个老头其貌不扬, 个头矮小, 穿一件灰西装, 还是旧的。可是, 当他坐在琴边弹奏贝多芬, 仿佛脱胎换骨了, 波澜壮阔, 又灵动飞扬。一个人的才能, 足以摧毁一切, 重建一切, 让人亲爱, 欲罢不能。

久石让有一首钢琴曲——《你可以在静静雪夜等我吗》, 弹得白雪弥漫, 所有人间窗户都闭合, 唯一的屋子里, 一根烟被点燃, 灵魂在起舞, 星光、月光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 都还那么遥远, 冬天正漫长。

我说的大白菜, 不是指莖菜。因为城市里的人往往将莖菜称大白菜。它是青菜的一种。青菜该是包括了塌棵菜、小塘菜、大白菜、鸡毛菜之类。塌棵菜形似塔, 菜秧成活后, 叶瓣往四周长, 整个塌在地上, 型松散而得名。小塘菜高一撂许, 梗白中带绿, 形往上长且紧凑, 叶绿得精神, 不怕霜打, 似小家碧玉; 此菜市场上多见, 然多半是其变种, 仅乡村自种自享, 大约由老人在路边叫卖, 打发时光。鸡毛菜易区别, 不说。

唯有大白菜, 如今市场上少见。那或许因为现代人胃口小, 也或许因为其味性淡, 才不为时人青睐。大白菜之所以当年普遍种植, 关键在于产量高。它的栽种都在晚稻收割后, 或者是拔掉后。而整畈整畈种的, 都是菜农。一般的农家, 种在杂地、田埂旁。大白菜的秧种下后, 若天不下雨, 就得浇几天的水, 等成活后, 也不费多大功夫料理。但那时天还不冷, 有青虫, 那需要捉除, 或者喷洒些“二二三”农药, 再浇上一次粪水或猪粪水即可。大白菜的特点是棵大, 有两撂高合撂粗。相对于菜叶, 菜梗要多得多。那或许是今人少眷顾的另一个原因。它的叶直着往上长, 至叶

瓣处才蓬散开来。整个形, 根部大而丰满, 梗与叶连接处稍稍收紧, 似结束一根腰带, 上面叶开始开蓬。远远看去, 白的梗青绿的叶, 曲线分明, 亭亭而立, 煞是好看。使人联想到《诗经》中的硕人。

那是未经霜打的大白菜。可以吃了, 无非清炒, 少许油拌, 放点

盐。尽管如此, 还显寡淡。还有一种就是吃菜板。将菜梗切成块状, 隔夜一腌, 第二天就可以帮粥吃。不怕辣, 就放些红辣椒。爽口而微辣。那么多的白菜吃不完, 那就搬出能躲藏下两个小孩的大缸, 腌成咸菜。腌咸菜讲究, 菜必须洗净后在帘子上晒一个太阳, 使其微软。然后一层层铺在缸底, 每铺一层, 就撒一层盐。然后, 一人赤着脚反复踩, 直至满满一缸。看似腌菜, 其实是技术活。会腌的, 这菜酸爽有韧劲。不会腌的, 这菜会有脚丫臭或者卤臭。我母亲是行家, 她腌的菜队里最好。问她门道, 她也说不上。

即便腌掉了许多, 田里一定还留着不少。农民们留着吃霜打菜。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 事关中国向何处去。浦熙修竟然做到了“遍访”参加会议的38位代表, 每天一篇专访, 让政府方面、中共方面、民盟、无党派人士、工商界、文化界及不愿透露姓名的“某代表”悉数亮相, 傅斯年、孙科、周恩来、张澜、梁漱溟、张东荪、董必武、章伯钧、张厉生、沈钧儒、叶剑英、罗隆基、陈布雷……把讨论国家前途的各种“协商”主张, 公诸民众, 1945年11月28日起刊登于重庆《新民报》, 38位代表相当于在《新民报》上公开开了政协会议。这是浦熙修为《新民报》留在新闻史上的华美篇章。

当年浦熙修的名气有多响? 曾有《联合晚报》记者回忆: 1946年4月的一天, “总编辑陈翰伯约我们全体记者晚上去四马路酒家参加宴会, 欢迎重庆来的客人, 一共近十桌。场面不小, 参加者许多都是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归来的新闻工作者。陈翰伯与《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等在楼下大门口迎接客人。这使我感到这位客人一定很了不起, 6时许客人来了。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客人与两位总编辑谈笑走上楼来。原来是位女客。看她的年龄, 大约30左右, 还很年轻。虽不是大眼睛双眼皮, 但双眸十分秀气, 还有两只深深的酒窝, 很是迷人。直直的头, 小方格的旗袍外面套一件深色的绒线衫, 一双平底皮鞋, 装束朴素大方。”邻居的同行告知说, 她就是浦熙修, 重庆《新民报》采访主任, 现在南京《新民报》复刊, 她调回南京来了。

浦熙修因准确及时报道和谈进程又被称为“国共和谈新闻专家”。当年, 各国通讯社记者聚集在南京《新民报》旁的小巷里, 一俟当天的报纸发出, 就急着从上面获取关于国共和谈最新进展的场面, 成了永远的记忆。

一代名记浦熙修

蓝天天



水调歌头 典祭曹娥

胡关炎

戊戌四月初五, 公祭孝女曹娥。是日, 天象奇妙, 晨起细雨润泽, 继而艳阳普照, 及至开祭, 层云忽来, 帘幕遮日, 凉风习习, 亦若孝感动天。记之。

细雨润凤凰, 艳阳泛舜江。任修青云徐来, 惠风迎慧娘。五洲百水流芳, 斗量几尊四方, 祭舞颂旗扬。彪炳千年来, 万古亦流芳。

会稽虞, 贺盘麓, 人伦光。三朝六度敕封, 一投孝名扬。鸠工庀材庙堂, 奇碑风雨春秋, 绝妙书圣贤。义道新时代, 崇善孝如常。

大白菜经霜, 不再玉立, 因大伤元气而蔫头焉脑。这时的大白菜最好吃, 不但烧起来很酥, 还在于糖分足而甜糯。三四棵菜烧几大碗, 就着新米下饭, 一顿下来, 吃得精光。

隆冬时分, 缸里的咸菜熟了。百尺泾里敲鲮鱼声四起, 乡邻们花一两毛钱买得鲮鱼, 将咸菜剁碎了红烧几大碗下饭, 隔夜还可以吃咸菜鱼冻。

来年开春, 大白菜起蕻, 那菜蕻也像母体, 硕大而肥, 炒菜蕻吃甜而生脆。来不及吃的分孽菜蕻, 还是放在梅子瓮内腌制。那是最好吃的咸菜, 因为那里面积聚了菜的全部精华。先是春笋上来了, 随后蚕豆上来了。一瓮瓮地随开随吃。咸菜蕻就着烧笋汤、豆瓣菜汤。其鲜无比。我外孙女每次来老家, 一定会嚷着要吃太太烧的笋菜汤、豆瓣菜汤。到这时, 大白菜的家族才打上一个句号。和着菜蕻留下的种, 被晒在屋檐上, 等待下一个秋天回归大地。

明日请看, 在海南, 吃野菜野果是常态。

南方有清蔬 责编: 杨晓晖



扫一扫, 关注“夜光杯”

《寅次郎的故事: 欢迎归来》片头“谨以此片献给敬爱的渥美清先生”, 一下子又让我们想到早先看寅次郎系列电影的快乐场景。小眼睛, 四方脸, 头戴礼帽, 手提皮箱, 云游四方, 又不断回返, 渥美清扮演的寅次郎这个浪子喜剧形象, 总让我们挥之不去。从1969年到1995年, 日本松竹映画制作了《寅次郎的故事》系列电影48部, 直到渥美清患病去世为止, 可以说是世界最长系列电影之一。1997年, 为纪念去世的渥美清而拍摄的《寅次郎芙蓉花特别篇》算是此系列第49部, 而2019年拍摄的本片, 就是第50部。不知不觉中, 离渥美清去世, 已过去20多年的时间了。

看最新上映的这部电影, 让我们情怀满满。导演依然是山田洋次, 这个系列, 除了个别几部, 全都是由他执导。在系列电影的最后几部, 山田洋次安置了双重叙事线——除了寅次郎, 增加了寅次郎外甥满男的内容。这部新片, 依然从满男的视角出发, 继续着他初恋女友小泉的故事, 闪回中, 剪辑出过往影片寅次郎片段, 有机融合在新片里。而此时, 扮演满男的吉冈秀隆, 已从青涩小子, 变成了中年大叔; 扮演小泉的后藤久美子, 息影后复出, 从豆蔻少女变成了少妇; 扮演满男母亲樱花的倍赏千惠子, 要有浅丘琉璃子, 也都已年近八十……要是你从头看过这所有的系列电影, 你会唏嘘时光竟是如此快速流淌, 重温过去会有如此的温暖和感动。

“我生长在东京的葛饰柴又, 是帝释天的水把我养大, 姓车, 名寅次郎, 大家都叫我‘痴痴癫癫的阿寅’。”系列电影几乎每一部的开头, 寅次郎都会这样介绍自己。这个人其貌不扬, 可以说浑身都是缺点: 粗鲁、无礼、古怪、小气、总把事情搞砸, 但他又开朗、乐观、活泼、随性、好心、忍耐, 就是一个普通人, 过普通的生活, 不会讨人嫌, 还蛮受人喜欢, 让人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寅次郎虽然一辈子没有结婚, 但颇有女人缘, 女朋友走马灯



读碟

寅次郎的故事: 欢迎归来